



山中取水

□万 宁

前方山路上,一只灰兔子突然从一边树林横穿到另一边,我来了个急刹,赶紧把车灯调至远光灯,以防再有什么动物跳出来。此刻是清晨5点15分,我定了5点的闹钟,一起床就往这里赶。

今天是龙抬头的日子,相传这天去山谷古龙井里取的水,会与平日不一样。龙是雨水与河流的象征,是传说中掌管雨水、云霄的神灵,沉睡了一个冬天的龙在农历二月初二苏醒,是时候得管理大地上连绵不断的春雨了。民间都说龙醒来时,会连打几个哈欠,古龙井里的水也就在这天带上了龙气,用它泡茶煲汤,喝了,保管一年神清气爽。

几年前,我喝过群丰镇龙泉井这天的泉水。那是湘江边的一口泉眼,泉水终年汨汨流淌,方圆十里的村民都喜欢到这里取水。对泉水的甘甜可口似乎没什么记忆,只记得送水人强调寓意后,各种吉祥如意便在时光里缓缓涌动。

这次决定在这个日子里取水,只因我手上有一饼年代久远的冰岛古茶。好茶开吃,总得有个理由——取二月初二古龙井里的泉水,泡一壶,慢慢品尝,还没喝,心神就荡漾了。

此刻,万籁俱寂,湿雾蒙蒙,我战战兢兢地走在这条只够通行一辆车的水泥路上。微微隆起的道路,在树林间起伏伏伏、弯弯拐拐。沿着山路,我翻过了两座山,当然这山只是丘陵,翻两座山,也就几分钟的事。只是黎明前的黑暗,会让平常走过无数次的山路蒙上神秘、惊险与诡异。接近取水的山谷时,空气里似乎有了人味,鸟群从林子里啪啪地惊起,鸡鸣犬吠在山谷人家隐约传来。车到井边的水亭,坪里已经停了轿车、皮卡和各种摩托车,今天取水的人来得早得出奇。

三个泉眼正哗哗流淌,接水的桶子从井边石梯摆到了亭子边。这不算人多。过年前的那几日,接水的桶子甚至会排到山路上,泉水从两块岩石的缝隙里流出,下方有个山石围砌的水潭,清澈的水在潭里往外溢,一条小溪就这样蜿蜒而下。每天接水的人太多,村里就把泉眼与龙潭封闭起来,装上四个笼头,通常是三个笼头出水,雨

季时四个笼头出水,旱季时两个笼头出水。有个男人来来回回往车里放置装好的水,估计有十几二十桶。爱山泉水的人,大都是爱喝茶的人。茶用什么水泡,口感相差甚远。

夏天的一个黄昏,我打完水开车回家,看见路坎下的菜地绿油油的,便下车与菜地里的夫妻聊天。他们退休了,父母住在对面山坡上,八九十岁了,家里的菜地荒了好些年,现在由他们种上了。在菜园子里坐坐,喝几口茶,神仙似的惬意。喝惯了这里的水,别的水泡茶,根本喝不得。我看他们喝茶并不讲究,茶是用玻璃瓶泡的,但我相信他们讲的话:“水好,茶怎么泡,都好喝。”

其实周边村庄早通自来水了,可是好多人家的饮用水还是喜欢不辞辛苦来山里取。隐刻在岩石上的“古龙井”三个字,村里人都说不出这字是什么年代何人所写,就知道这泉水从古至今一直在流淌。

刚住到云田镇五星村时,我每次都从城里买来瓶装矿泉水,以确保茶水醇香。村里人知道后掩嘴而笑,指了指西边的山,说冲里有口古井,水甘冽,泡茶好。一个初冬的午后,我顺着他们所指的方向,拐入进山的小道,走走停停、寻寻觅觅,竟真的找到了古龙井。当时井边有三个人在聊天,二三十个桶子在排队。我把我的两个矿泉水瓶放着排队,他们面面相觑,一时沉默,大概是觉得我这人怪,特意跑来取水,结果就只取两桶。

一只灰白色的田园犬立在坡上看着接水的人,我顺着井的东边小路上山。坡上除了原始的灌木,有面坡地种了罗汉松与桂花树,灌溉的水管沿坡而上,花西四处都是,有园艺师在木梯上修剪。他们告诉我,在两山之间的窝窝里,从前有一座庙,庙里有个塔,叫千字塔。老辈人说,这里过去属长沙善化,只要往西再走一点点,就到如今的长沙雨花区了。那个时候,这里香火很旺,住了好些和尚。庙里也有一口井,井在山上,旱季少雨时,井里没水,和尚们就要到山下的古龙井里取水。

抬眼望去,起伏的山峦连绵不绝。他们说我脚踩着的山叫千字岭,又叫千字山,曾经有好几条山

道通向山中寺庙,我不知道这个庙是不是就叫千字庙。山腰间有个十字路口,几乎任何一条路都可以带你走向另一个山头或者另一个村庄。往东,绕山而行,可以走到沙子石水库;往北,是山下人家;往西通向茶山,这些茶籽树看上去像野茶籽树,走近一看,树上居然没有遗留一颗茶籽。一朵一朵白色的茶花,在初冬下午的阳光里晶莹剔透,那黄色的花蕊在风里微微颤动。开辟到半山腰的大路也许仅仅只是为了方便采摘茶籽,这路上与山土堆里有柴火烧过的痕迹,许是为取暖,又或是山中劳动的人为加热带上山的饭菜。

快到山顶处有块平地,在它的北面往西,从茂密的灌木与茶树林里,隐约可见一条盘山的石板路,只是这所谓的路,已完全湮没在荒草里了。想寻到那座传说中寺庙的遗迹,我又艰难地行走了很长一段,却仍不见尽头。山其实不高,只是过于原生态,一年之中,除了采摘茶籽的人来过,之后整座山就属于这里的动植物了。正思忖着,前面两米开外的枯草叶间传出动静,有蠕动的声响,定睛一看,是一条手腕粗的花斑蛇。它大概是听到我的脚步声,瞬间抬起那扁扁的三角头,身体在枯枝腐叶下,朝前“之”字形滑行。我吓得僵住了脚步。这个地方怪了,小雪都过了,蛇居然还不冬眠。

我轻手轻脚趺回,初冬山路上阳光明晃晃的,茅草花絮轻轻摇曳,灌木丛里熟透了的金樱子、黄栀子神情孤寂。黄栀子的苦味我至今还记得,夏日长了沙痱子或是疖子,母亲便会攥住我喝下一大口这黄黄的苦水。一颗红得发亮的金樱子横到我裤腿边,我伸手去摘,又缩了回来。被刺的疼痛仍有清晰的记忆,现在很难理解童年的自己,对这种长满毛刺的圆锥形果实从不放弃采摘。那时候我们叫它“糖罐子”,可能是因为刮掉刺、去掉内里的籽,放到嘴里有一点点香、一点点甜,其实嚼到嘴里全是木渣渣,又酸又涩,即便如此,那时的我们仍乐此不疲。童年的这个季节,我们还会吮吸茶籽花,这仍是一种对糖的渴求。吮吸花蕊时,一股细细的蜜滑过喉咙,电流般的战栗会让我们喜不自禁。只是这个

行为会遭大人呵斥,他们说糟蹋一朵花,就少了一颗茶籽。我们这里的人都爱吃茶油,茶籽生长期漫长,先一年秋冬时开花,第二年秋冬才结籽,整整一年的生长期,所以榨出来的油带着春夏秋冬的四季味,母亲做什么好菜都要用茶油,她说不放茶油菜就不香。

站在山野里,一些记忆不清自来。此刻,我正望着泉眼默默排队,今天打水不能瞎逛,除了天色微暗,还因打水的人太多,不仔细盯着,不小心就会出局,这队又得重新排。一桶一桶的泉水,从这儿接走,没有人担心泉眼里的水会流尽。这里是丘陵,却从不缺水,它的西南方十几里的地方,湘江自南向北,奔向湘潭、长沙,而它的西北与东北方向,浏阳河弯弯绕绕。也许在这块土地的岩层下面,有个巨大的水系,它们相通相连,这个我们看着神奇的泉眼,只是岩石缝隙里的渗漏。

山中取水,凝视水流,总会心生旖旎,想象不

已。在古龙井的上方,往北看,绵绵不绝的山峰中,有一处是长沙跳马镇白竹山,是左宗棠安寝的地方,我的《大江流日夜》正是从那里出发,写下一个生命在他的时代里忙忙碌碌与最后的终结。写作太需要创造力了,假设在我灵魂深处某个角落有个流淌的泉眼,文思泉涌是多么令现实里才情不够又一直渴望写作的我憧憬。这秘密不敢示人,只是一趟又一趟地来山中取水,思索水的清澈与甘冽,看四季自然原始的山貌。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日子,更是不能错过。

东边墨蓝色的天空泛起几缕白,湿雾在漫漫弥散,鸟鸣在林子里婉转动听。静静地等待着,轮到我的时候终于到了。清泉在清晨喷涌而出,我接了满满6桶。回家时,时间还只是早上7点50分。煮水,泡茶,再吃上一碗龙须面,来点龙鳞糕——吉祥与丰收仿佛就在这一年里,与我结下了情义。

金色的摇篮曲

□絮 洲

我曾在杭州的医院听一名医生谈论他的过去——整夜无法入眠,一丝动静都可能将他从混沌里惊醒。我像是找到了知音,问他:“您后来是怎么恢复的?”

“很简单,”他说,“换个环境。”看着手中的心理自评量表,最终我听从医生的建议,搭乘动车和轻轨直奔老家。沿途的美景渐渐抚平了我倒刺般瘙痒的忐忑。

往出站口走着,我忽然听见有人用温州话喊我的名字。我有些恍惚,那个熟悉的称呼好久没有听过了。

“爷爷。”我叫道。闸门应声而开。“阿絮,阿爷来接你了。”爷爷紧紧握着我的胳膊说。

一坐上爷爷的车,我就在一种苦尽甘来的慰藉中睡着了。醒来时,车已经到家。江风捧着芦花的清香远道而来,与白鹭一同越过河面,只留下淙淙河水奔渡的声音。这里的风声还和以前一

样;河畔的芦苇荡、堤边的古榕树,也都没有变化。

“哪里没有变化?”爷爷拍拍我的背说,“家乡的变化可大了,你去外面逛一圈就知道了。”

爷爷话语里的情热莫名感染了我,我心里有了劲儿,立刻就捧起手机地图到附近寻逛。我看到一家“百姓健身房”里有几位老人正在健身,他们拉扯器具的姿势像在干农活,一低头汗就滴到地上去,肌肉会像稻子一样从汗里长出来。在离健身房不到百米的地方,有一处绿地公园。另一侧街上,一家“城市书房”正在营业。我在那里暂停了我的“旅行”,与书本度过了傍晚前的时光。走出书房时,夕阳扯出的影子比柏油路还宽。我的脑海仍在复构着博尔赫斯的“宇宙图书馆”,并回响着他诗行间的慨叹:

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夜晚,我躺在爷爷帮我铺好的床上,脑海中摇曳着夕阳下的美丽乡村。老吊灯在天花板悠然摆荡,月光映在薄纱的窗帘上,拂动着二十年

前奶奶唱起的摇篮曲:

欸唔(牛儿)吃大草,勤吃姆妈路边稻,姆妈家田种少……

一切都如时光的叠像一样安静。

灰云掩着月亮,却遮不住整片闪烁的星空,正如滩涂隔不开瓯江从容的吐息。白灯缀满长堤,和星屑一起在浓墨的河水中浮漾。芦苇丛的油影摩挲着绵沉的黑夜,掸下几滴流水似的虫鸣。

我暗示自己,今晚不会再有比它们更大的声音了。

渐渐地,我像一艘被拉向瓯江的渔船,一点一点往滩涂里沉沦。当我再次醒来时,天已经亮了。瓯江的潮声低语着“走归”,听得我眼眶湿润。温州,我的故乡,用避风港般包容的臂弯,护住了我心中希望的烛焰。

在之后的一个月里,我获得了充足的睡眠,

每天都在桃花源里与书为友、与景为伴。那些噩梦般的日子在烛焰的照耀下,仿佛泡沫一样散去。临行前,我拥抱了爷爷,他紧紧握住我的胳膊说:“多回来看爷爷。”

我登上开往温州南站的轻轨,望着瓯江边上的房子渐渐远去。我的耳边再次响起那首金色的摇篮曲,响起风声潮鸣和虫吟。它会让牛儿在找不到家的夜晚,也能如时光的叠像一样安静。

刚到温州时,有诸多不习惯。方言是天然屏障,是一方水土最强劲的门槛。味蕾经常出卖故乡,江蟹生得生猛,鱼丸里的“醋意”,不爱浓赤重酱的清淡模样,透出一股来自海洋的味道。

可慢慢的时间开始起作用。渐渐听懂了那屈屈聱聱中的独特韵味,“妹佬”的亲切、“饭吃沃罢未”的问候,“天光日昼夜许”中点点辰光里的三餐四季,才明白,那方言最能吐露南戏词语言之精妙。味蕾也开始兼容并包,无醋不欢,驳杂并收。掐秒数烫花蛤,做鲛鱼汤不放酱油,把刀切馒头叫做“实心包”,晒起酱油肉,尽得密传。

就这样,我成了“新温州人”。来温二十九年,足迹身影气息,慢慢成为此处痕迹的一小块,言谈举止也成了此处风貌的一小弧,许多属于我的故事在这里发生、发展、未完待续……我将生命中最风华正茂、最色彩饱满的一段投入其中,那一万多个日日夜夜和点点滴滴的细节融合。即便我不是此地亲生,是半途抱养,捂也捂亲了。

在温二十九年

□应华盛

更何况,这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呢?一座白鹿主城,九山错落,众河蜿蜒,“城含水,水包城”,名副其实的山水城市。南湿地北楠溪,八百里瓯江从西出发,破北向东浩荡入东海——这是一座山脉清秀又水汽淋漓的城市。主城外更是岭脉纵横,山海江城之下,既有陋居海中,又有百岛竦峙,兼有“天瑞地安”“乐音清和”等佳地,有山有水好风光,无愧“温润之州”的名号。

温和的脾气,明媚的面容,欢迎着四方来客。不知从哪年开始,“外地人”的称呼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新温州人”。从“外”到“新”,这是温州接纳的姿态,是它走向包容的进步。

在温二十九年,移植的树木在努力扎根的过程中,早已倾注了心力和情感。我喜欢温州人骨子里的硬气,自力更生,个人雄心能撑起一片天。这样的水土,这样有想法又实干的一群人,天时地利人和,尽其厚。也因为这份相似的声气,我站在他们的队伍里,逐梦理想,二十九年步履不停……

在文成,沿着山水的脉息行走

□孙大顺

—

在铜铃山,万物接近于无限透明森林像茂密的句式。密码就藏在饮水的树根。喜欢纠缠的藤蔓把久远的事物,与低处的灿烂藏在身下,悄悄做好时间的注脚跟着栈道走上天空,踩着云雾寻访问苍穹,采天光,饮星露

二

壶穴瀑布,像是从大地的笔画里不小心遗落的笔墨。亿万年的时光不过是宇宙低头,或仰首的瞬间对于清潭,江湖就是在自己画下的圈子里

难以脱身。那就祝福飞溅的瀑布把水的光芒,带向远方风屏住呼吸,露水在花瓣上分娩光阴从原始的阔叶林里走出来一步一个脚印,轻得像不易觉察的疼

三

借问铜铃寨的礮石断墙瓦砾当歌,焦土煮酒。养命的雨水打湿多少眺望。忏悔的枝叶码高多少尘世安宁不久之后,那些挺拔的红枫将会变成晚秋的药,皈依怀乡的病数着数着,陡峭将驿道拧出水分替神仙接管了壶穴瀑布那些消失的雪花又回来了摇响人间铜铃,为一座青山加冕



光影中的温瑞塘河

□陈千晓

“一部东瓯史,半部在塘河”。古老的温瑞塘河,在我的恍惚之间,从水乡温州的俏丽画卷中悠悠而来。

往昔光影中的荷花,一簇一簇,铺成“八十里荷塘”——八十里的水色空蒙,或晴翠欲滴。在很多很多年以前,也会有个我坐在古榕下观荷吗?或者,那时的我正在一笔一画描摹这水灵灵的荷塘?

一羽白鹭,扑棱飞起。倘若入南朝,这白鹭很有可能是被山水诗人谢灵运所惊动的。诗人站在船头,看塘河,跟着白鹭翩翩,大抵这白鹭之后就栖居在山水诗中了。再从塘河的时光里,回溯到东晋,或许就可以看见“书圣”王羲之在乘舟赏荷了。“有林皆橘树,无水不荷花。”水心居士叶适则一边在南宋的温瑞塘河中穿行,一边在朗朗地吟诵着。总觉得叶适的“适”,舒适,适宜,恰是塘河的某种意境。

一代又一代圣贤与文人墨客,在塘河两岸的田园、街市和人家中,游历生活,为塘河留下了浩若星辰的璀璨篇章。

温瑞塘河的老烟火,想来在梧田老街也可以觅得一些。在明清时期,梧田一带相当繁华。街道旁,店肆林立;塘河畔,船只云集……2018年,启动

历史文化街区改造之后,梧田老街仿佛又回到了旧年的模样。还有南塘街,也同烟火人间一道,滚烫在温瑞塘河的日夜流淌中。这里既可邂逅老温州的风情,又可感时尚气息洋溢。温瑞塘河,终究已改旧时波。

如今的温瑞塘河,每天都在刷新着我们的记忆。比如山根音乐艺术小村里的生活和“音乐”,便带着泥土的芬芳与塘河载来的都市气息,扑面而来。

当你跟着光与影,掉入“塘河夜画”时,大抵你已经分不清,哪些是现代的,哪些是往事里的。“千年塘河”“风雅塘河”“曲韵塘河”“梦回塘河”,跟着塘河水在“夜画”中徜徉,听风、抚水、沐光、追影……轻轻一晃,就穿过了塘河的源远流长。穿行在鱼米乡中的温瑞塘河,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绘就了农耕图画的波澜壮阔;而当塘河龙舟在水天一色中竞渡时,“因海而起,因塘而生”的温瑞塘河,就属于蔚蓝的大海了。

是的,在温瑞塘河的流水中,有大海的涛声在响彻着。胸怀天下的人们,正是在这里,枕河而居,向海而生。

美丽温州